

學匯

日八十月六年三十二百九千一

法律及強權

第四章

克魯溫特金著
譯

我們再詳考法律的內容，這些整理人生社會千言萬語的條律，可分為保護財產；保護生命；保護政府；三大類，功用雖異，而有無害益；徒增紛擾；則一。

社會主義者嘗言，保護財產法律，並非保護自己勞力所得，乃是勞動者迫於威脅，將自己血汗所得，供諸他人，怠惰的人們，既掠奪勞動者所有，併吞社會共有的富。法律乃為之規定，並加以保護。即以房屋論之，法律指定房屋所有權屬諸某人。乃不知房屋既非其自身所建築，又非借親戚朋友的相助，固然是破費錢鈔，雇用木匠泥水匠乘營他建築的，但勞力的報酬，實在不能相償。且此房屋具有社會的價值，決不能歸為私有。因為此房屋建於某都市，即有相當價值，若移於西伯利亞荒涼的地方，就不值一錢了。水道，瓦斯，學校，劇場，電車，四通八達的道路，都是都市發達的原因。均數千萬年間，億兆人勞動的結果。其價值應為社會全體所公有。現在法律指定巴黎倫敦柏林某家，為某人所有，將多數人勞動，歸諸一人獨占，其處豈得謂為正當？財產及所有權，均違背人類公理及正義的觀念，用立法者，法官，軍隊，警察，等來做爪牙，以圖永久占有。

占法律大部分的民法，也是損害人類全體的利益，保護少數者獨占所私有財產。法庭所判決事件，其四分之三，均係偏占者互相傾軋，自相爭奪，就兩個強盜賊互爭贖品一般，生出來的是非。刑法也同民法一樣，教貧民尊崇貴族，勞動者服從資本家。若果勞動者要求設立「保護所得」的法律，必遭他們的拒絕，因為「勞力所得，歸諸己有」，這是極單純的道理，無法律容喙的餘地。現在日益劫劫，公然掠奪，是不可能的舉，更無設立法律以圖預防之必要。就是勞動團體內，也沒有故意同人無理取鬧，想掠奪他人所得的事，即有爭執發生，由第三者的調停，即可解決，無借助於法律之必要。若兩人能開誠布公的磋商，連解三者都不用着，那裡用得着甚麼法律？人類無論在甚麼

地方，都能自守本分，尊重他人所有，用不着法律來干涉。只有資本家才掠奪他人的生產，取過剩的分配，所以現在法律自誇可保護財產生法典，不過保護那些用不著手段得來的贓品。對於一般民衆，毫無益有害，實無存在的理由。未來的社會革命，應將此種法律，根本破壞，使如奴隸制度一般，在歷史上留下一污點罷了。

(未完)

民衆藝術論 (續)

第二編

新劇

羅曼羅蘭原著
老梅 翻譯

一一，新劇誌

像那樣小孩玩藝的浪費，是不能取得藝術的真正情緒。在紳士般的疲委屈是有價值的，藝術大概由那樣的脫胎出來的很多，劇壇三十年會的演劇，沒有好多演戲的傢伙就完了，並傢伙演劇的衣服都沒有，單是學戲，比較大成功的直正演劇，更與吾人以深刻印象我屢屢在巴里的劇場，及盧山的平民劇場，那樣的平民劇場，經驗過這樣事

演戲的傢伙，是約束的，非極無意識的人或極有意識的人，不能斷着他，我對於後者沒有什麼意味，但前者不能信爲平民之獨占權，平民雖比我們單純，但比我們更無意識，那是很珍奇的，或就特殊情形說來，沒有看戲習慣的人是事實，平民有看戲習慣者，或才有一點興味者，可斷言也。然平民的無意識沒有那樣遺憾說的必要，在一九〇二年的今日，公衆的中間最無意識的看戲者是爲加比愛氏的喜劇，

每晚去廣小路去的人，

我不是反對演戲的傢伙和衣服，單及對那種用的浪費，本來社會的組織也不用着他，真正的藝術也沒有用他的價值，我以為在平民劇場，如由賓斯馬戲場，或如瓦克蘭爾的公會堂，座位通同是階梯形，舞台的半圓寬大，高寬，亦深探的演壇，照那樣是很好的，

總之，新劇場必要的條件，其舞台與座位，通同要能收容多數的人方好，民衆的活動，要顯出盛況來才好，其他的條件，都根據這條件出來，在數千人的觀客之前，所演的曲本，當然要適應於廣大的面積的光學和音學學纔好，

研究瑞士的平民劇是有趣，其多數的舞台裝置，有「行列之道」，呈曲線的長道，在舞台的兩側，並有一個大門，舞台之前，可以演軍隊戰鬥，騎兵襲擊，如那樣的繁雜的運動，也不見混亂可以演出來，此舞台裝置，又可幫助戲的奇景，又野外劇亦可由「行列之道」佈置森林郊原出來，是很有益的事，

(未完)

入獄始末記 (續)

老梅

我入獄後，營救的朋友最多，如侯紫鑄對於候法官的運動，仲官對於獄吏的運動，劉申叔諸友的保釋狀，王太聽諸友的請釋電，羅文浩諸友的奔走，張東生諸友的金錢，大幫了仲伏的忙，也應了我在獄中大賽朋來占辭，曾有獄中十二句，專咏此云：

「古傳黃帝子，美里久沈瀟。演象明義畫，析龜卜舜枚。龍潛君子德，牛矢邑人災。文字風行水，經綸滯出雷。陰陽還太始，寒暑漫相催。休尋天地閉，寒極驗朋來。」

我雖在獄中，毫無心得。倒是同囚抗辛齋先生，在執法處會受異人傳。據人云：他入獄遇一異人與同，即對他說，君是某人，在三完店被捕否？他驚問如何曉得？異人指牆上一行字跡曰，我早誌於此矣！因與談易理，並自云數當死，合傳易於杭君，於是在獄中口，講指畫，盡洩奧密。未幾異人果被殺。辛齋出獄後，大肆力於易學，搜羅古今說易的名著，過四百餘種，融貫貫通，成學易家談數卷。快揮數理，神審絕倫，尙自謂是碎語，非通說。筆談外必另有一部明易大著作，此係後話，暫且不表。

☆ 我出獄後，在京中盤旋半月光景，即歸里省親，因仲弟敬之來函，說：「老父額際生一瘡，係憂慮所成，老母尤念子！」我借玉青歸里，如履更生，自然欣喜，老父額瘡也就日見平復了。開時，蒙家團坐談獄中事，轉為笑樂。後來流寓浙江鎮海橫河時，曾夢見此情此景，有一律云：

「客枕三更夢，還鄉萬里情；瘡肝論往事，虎口話餘生！難使親忘我，空憐弟憶兄；不知居越土，猶謂滯燕京。」

「宿肝本引閱實，不以口腹累安邑的故事，因老父曾責我不能見機早離長安，有愧閱實云。」

我的無政府主義傳播及實行

(續) 必夏

但是外鄉之農夫也是種的資本家的田，當春時正是整理地，圖播種栽秧的時候，外鄉的資本家一定不肯農夫他去的，就多添幾斗穀子，也是不許他走的。一個不肯，二個不來，那麼，這十里中的資本家

過了這春時，今年是沒有收入了。既沒了收入，有積存的吃積積，沒錢的還要去遠鄉買吃的，還要催遠鄉的人與他進，這真費力了。到了秋天，請了農夫來做上幾月看我們大多數農夫們實行互助的快活，互助好處，他受不來資本家的壓迫到了明年，也不知不覺的來同我們農夫一道了。於是資本家去年沒收入，今年也同樣的沒收入了。試問資本家有許多錢，許多穀，有許多耗費，像這樣的抵制他個三四年他是否能維持現狀？不特穀子收不到，及油鹽柴亦莫非我平民供給他們的，我們既不與他們服役了他們不時嬌慣的，如何能經這風霜，雨雪！烈日，酷熱呢？即使他們的錢太太，大小姐取個柴，怕把香腐也能煮破了，取個水，也怕把骨體水酥了。你們看這樣的，他們如何能實行米作工呀！請又請不作人，田園也荒蕪了，甚至使得他家的日無磨石之米，「夜無風耗之糧不是我說得過分，你們想古人有言：「坐吃山空，這句話，利害不利害呢？這酒資本家。既為農夫視，他們也要破產了，一破產，就只好為餓殍耳！我們的共產實行了倘若官兵想要納稅，抽兵，及資本家迷。他們來欺我們農夫呢？那怎樣呢？這個不難，我有三種法：(一)就是我們大家來滾穀子，這個稅就容易納了。還有他們招兵的，沒有一個不愛錢的，我們就多集幾個錢來賄賂他們，就可以免當兵了。還有一計我們率性無政府，他們實在要我們去當兵，我們就去當兵，那時節，我們有了兵權在手，更容易實行無政府共產了。然我們上陣的時候，子彈多掛幾排，飽餐戰飯，說要向前時，一聲炮響，我們就動馬回頭，把我們的長官殺了，把我們的政府推倒了，然後乘得勝之餘威，而要換敵軍服從我們，把他們的長官也殺了，政府也推倒了，大家毀了錢枝，取了城市，還起來幹我們的農夫生活，你不暢快不暢快呢？(二)就是官，他們當官的當兵的，大概大眾都曉得他們是平民他們是平民，他心裏所成的痛苦了。

他想都差不多。與我們是一樣的。若把做工，作農的互助好處，快活處自由處，對他們講些，又將這資本家軍隊，政客，的暴虐，及他們把兵丁等作為殺人的機械，使平民殺平民，平民制平民，而彼等收漁人之利，這種神祕謀，一一的替他們當兵的，及為他們贊一政，軍，三種的機械者，竟根透底翻出來，他們當機械者，想都有點靈，並非草木的，還不醒悟，我真不信了。(三)就是抗稅，如我們大衆都不為他們的機械了，在一縣裏，假設有一萬家人，一個知事，一個營長，三個連長，五戶家資本家，把他的家庭每家算六人合計算才三千五百二十四人。我們平民每家也只算六人，合計也有七萬多人。我們既得自快活，但是他們的性命，是很緊要的，我們敢沒有快活，我們不怕死，竟與他們決鬥決鬥我們最多拿四個人換他一個人的死法，我們還存數萬敵底的無政府主義者。但是這一下他的軍隊，政客，本家，弄得灰上都尋不作一點了。你看，我們農夫利害不利害呢？為機械的朋友們，快醒，不要替他們一切惡魔死出力的害平民，那就決定定的職勝了他們這些怪物了！倘若你們願意為他們的機械，就使不替呢？那麼，我們就暗中裏練武官軍火，先用第一法去敷衍。軍官稍是。再由第二法去宣傳。預備完全了，他們真來尋死那就結合了我們平民同志將四面的空寨守着，簡直不上稅，不當兵，要打就打，要殺就殺，怕你的惡魔做甚麼？這就是我們的精神，這就是我們的幸福，你們以為天下官行無政府共產難得很難嗎？我說一點都不難，只要我們肯犧牲，肯實行，先就去做個榜樣，與他們平民們看看。因為現任的平民，沒有點智識，受了許多艱難詐騙，外面有的一切主義。他們都不相信了非有確實的榜樣澈底的干義。他們不相信的。我做這，他們很希望各地同志實行去做，我，很願去做，但是沒有一人介紹到工廠去，及幫助我的。我也是一個窮人，也無力去幫助別人的。我說的，未

並沒有錯處，望諸位隨行隨將錯處放出來，要不合我做的精神，都說就沒有話說！

巴里的五月一日

(未完)

李卓

今年人人以為五月一日將有很壯烈的可怕的勞動運動，誰知就如此在上述的原因中，無大聲息的過去了。各共和黨的報紙，都加此點，「友們！這是怎樣可恥！」

今年五月一日只在下午三點鐘宣佈總同盟罷工十分鐘，就是自三點半一點十分。在這時候，巴黎所有車輛也都停止開行。如果工人能這樣下去，任你華美壯麗而都直登時要變成死人的懸城阿

今年五月一日早上轉運公司工人，十之四五都請假來到了因此電車，汽車上的車人，就不敷用。但是官家的公司，特別把機關學校，一個十九歲的學生派出去開大汽車，正在三點至三點十分罷工時間，這個學生把汽車故意開上離路，當時把一行人壓死，碰傷了十幾個人，現在均入醫院。本來這個學生只有九歲，離成人時尚差一年，在法律，「屁」上是不合格來開大汽車的。但是資本階級來故意搞亂，故意把青的學生送入，隊裏來破壞工人的行動。

現在在附近捕去的工人，有十餘人，也判決了監禁數月，惟大杉森同志尚未判決，此間的五月一日大略如此。

我寫這篇東西之餘，已看見北京電報開北京五月一日「工人運動大有日日上湧之勢，我們聽到此種消息，真有點快！」

五月五日於巴里。

★ ★ ★

同志凌霜的一封來信

(這封信是同志凌霜寫給某同志的，因為內中涉及到俄國革命的事實) 又因為凌霜是親身到過俄國的人，說論俄國問題，自然親切實在，所以我們鄭重的介紹給讀者。)

某某君下：
往者同學哀師，朝夕與共，摺騰譚道，譯著互證，繩環引德，佩感何極！其後足下發憤而去，留學巴里，分散至今，遂成獨舉，燕居遠念，未嘗不嘆人生之無常，感盛會之難再也！足下去後一年，余亦南歸，隱跡山東，築廬珠海，以釣遊為樂，間復有事乎舊學。金石殘碑，觀摩不已，方謂當此遠蹈，坐待變化，不料是時美國有華會之招集，露西亞亦隨其後，發起遠東會議，謀與抗衡，留滬之露國代表，密派私人，陰召各地團體。便派代表與會。此種政治行動。余早已厭惡痛絕，不欲聞問，乃廣東機器工人維持會之會長馬超俊君，以余素與俄人交遊，對於假事，夙所注意，遂欲乘此機會，請余遠行，觀摩馬克斯主義試驗之結果，歸國報告，使人知所取舍，初余峻拒其力，乃君不憚煩勞，屢徵余行，情義所感，慨然遠征，歸國以後，雖私人談話間，對於粵農政府，多所批評，而未嘗發其所見，公語當世，途中獨有致陳獨秀君一函，寥寥數語，不具理由，有似楊雄、劇秦美新，頗引起同學故舊之注目。足下前書謂「相處日久。相知甚深，不信以多年社會運動之中堅人物，一旦棄其素守，歸心焉布爾札維克之信徒，」聲白兄且謂以我考察之結果，報告當世，必有影響，不料新青年竟發現我之「奇怪通訊」。深感不慚。數月以來，接到此種類似之質問，不一而足，即有所答，答而弗盡，弗盡則滋難盡言，若

學 界 雜 刊

長以不啻，費時耗神，甚無謂也，今日聞此七見，白雲在天，浩氣滿地，謹為知己者陳其梗概可耳。若夫仁人君子之瞭解與否，固不足以少擾鄙懷也。

遊霜經過。時間數月 事極錯綜。欲紀載無遺。非巨帙不能罄。茲分三端，次而述之。一行程。二會議。三訪問。

一九二一年秋末，余自廣州北上，經上海北京奉天長春哈爾濱。復西北行，至滿洲里，滿洲里為中俄交界之小鎮，落車時，中國兵丁，盤查其嚴，余偽為商人，安然出關，同行之凌銳君，以出語太不，疑為過激派，立被拘留，滿洲里地本僻小，加以嚴寒，風塵飛舞，街上只見蒙古土著，騎馬四溢，到此已令人精神上生不快之感，迨論西行！入旅館後，秘密告知露黨機關，晚上由黨人以馬車僱載我等出中國境界，此更最為危險，半途若遇中國兵，則鮮有幸免者，吾等乘夜色沉沉之際，越盡許多雪山，始達露國火車，車停荒野，四顧蒼茫，留車數日，恐不能下車散步，每日止台食黑面包，間或少嘗牛肉湯而已，由此西行，三日至赤塔，所謂遠東共和國者在焉，由此復西行，約兩日，道經貝嘉爾湖，湖水至為污濁，相傳蘇子卿嘗牧羊於此，蓋貝嘉爾與北海同音，想或然耳，復西行，約一日抵伊爾庫斯克，此地為西伯利亞重鎮，人不及十萬，冬時，氣候苦寒，生存競爭，至為不易，憶昔讀克魯泡特金之露法獄中述聞，謂三百年來，露國青年，因思想新穎而遠謫者，莫不以此地為外府，從莫斯科步行至此，為時的約二年半，或死或殘，其有生還，希望者，百無一二，克魯泡特金少時嘗以改良監獄至此，至今回想，不禁悚然，余居伊城約三月，以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復乘車西行入歐，道經烏拉山，山為歐亞分嶺，其上有碑，東向刺亞細亞，西向刺歐羅巴，車行二十餘日，方抵莫斯科，居此約兩月，再北行，爭露黨都彼得格列，逗遛不及一

星期，本欲由此南下，道出德法，與諸兄暢談，然後衝海東歸，幸以不得共產黨之許可，電聲然猶故道折回，中途稽滯，延至春關，始達中國境界，其恨恨為何如也！過滿洲里時，余與高麗金女士，僑飾夫婦，以黃裝魂女士為大姊，登車後，被軍警截回，逕一週夜，幸以金女士用露語為之辨護，始得回復自由，及抵哈爾濱，攬鏡自照，纔知頭顱尚在，不啻死而復生之人，半年之內，經盡人生之患難憂虞，非可以平常筆墨曲述，即述之以亦非親歷其境者，不能盡喻也。

(未完)

苦海裏的生活

(續) 宮甫

她在學校裡，是個心中不舒服的學生。終日鎖着他那多愁的眉，總是抽噎嘆氣的。她的旁邊，常常的放着書。很用心的閱看。無論旁的學生、在操場裏，怎麼樣熱鬧，她就和沒有那事的一樣，什麼打球啦，遊戲啦，那種種歡聲，和笑聲，要是使她聽見，愈使她增無窮的悲初，她想：「人家敢不是女子嗎？為什麼人家就那樣自由快樂呢？呵！人家是純粹的女青年。我是個已嫁了的女子，但是的為什麼呢？要早定給人家，要給人家當媳婦呢？世界上出嫁的女子也不少，難道都是我這樣的不成麼？不能罷！這是我的不幸囉！女同胞呀！我盼望你們不要像我這樣的陷到苦海去了！前途是光明的路，我願你們竭力奮鬥吧！我願為你的後榜囉！」她想到這裏，也不知道悲感成了，心坎裡頓時覺得雄壯的很，以為什麼事情，還待自己打破和奮鬥，她們那些重套，是不能限制人的！

她在學校停了好些時，見旁人於禮拜六，都回家去了，於是就引起他回家探親的心到星期六課完後，她就在學監前告訴了他的意思。

她以為這次回家，還許家裡的村人，見他都非常歡喜，因為好多時沒有見面，她將遺魂的村人，見他的哥哥，牽着匹牲口，往野外去，她一見，就喜歡的失聲喊：「哥哥！你上那裏去？你這多野身子好麼？我回來了！」她很誠懇的說了一會話，告知她的哥哥，聽了這些話，抬起他那不清楚的腦袋，睜起他那可憐的眼睛，把頭上下望了一遍，仍然走他的路去了。她一見這個情形，把頭回家的滿腔熱血，立時涼了一半，很無興趣的走到家裡，她父母見了她，那天然的感情，不必說有一番親熱，她也沒有給她老人告訴她哥哥對她的學，說了好一會話，她夢問道：「媽媽！我嫂嫂呢？」她母親說：「在廚房作飯哩！」她說：「可忙壞我嫂嫂了，教我看書去，替我嫂嫂幫幫忙。」於是她跑到廚房，見她嫂嫂在那炒菜，她就笑嘻嘻的喊道：「嫂嫂！好忙呀！受勞了，我現在回來了，可以帮你一點忙吧？」她說了以後，她的嫂嫂就和沒聽見了似的，還在那幹她的學，她接着又說道：「嫂嫂！忙的迷啦！你沒聽見嗎？」她的嫂嫂還是原樣的對待她，她覺着還是同等的無味呵！心想：「我回來做甚麼來了！」她就難受的不知怎麼樣才好，她的同伴，看見這個情形，就趕緊進道：「沒聽見也罷，走我那邊去！」把一個悲慘而且無味可憐的她，拉着走了！自此以後，她到學校裡，總不想回家，每見旁人回家的時候，不免心有所感，就要流點傷心的淚！光陰如水一般的過去了，學校裏放假了。於是她又自想自傷的痛哭起來了，她想：「旁人回家，都是快快樂樂的，因為都是快樂的家庭，過這一個年，是同等有趣呢！我該往何處去呢？難受死我了！回婆家去罷！我那不開白的藥藥、和那不省人事丈夫，要是那樣對待我，我，……」

如何個受法呢！不理我到這不要緊，要是那樣的罵我，打我，我，……實在站不住呀！唉！我怎麼樣好罷？到娘家去罷！哥

響或是狗馬的屍體，也辨不清白。此時的我，在頃刻萬潮的中間，忽聽得球開滾滾起來的聲計，忽然唧唧噥噥的說起話來了！

「你怎樣的能樣粗短圓，豈是不好看？」

「我不過是未將身子帶來，但是有我這萬靈的顯應在，要那臭皮囊軀幹何用，你難道好有你怎樣死了的呢？」

「我呢？我生在深宮的內，吃的是膏粱，穿的是文縐，得了祖宗的餘蔭，做了一個官，論幸福我是在人間享盡了，金錢也撈得多了，說時，他的身上發得發光，粗短圓的東西說，「你怎樣身上發光呢？」

「我生前積的金銀鑽，珍珠，玉，金銀太多了，沒用完，到了現在，我想仍還把伊帶走，少不得將他磨成細粉。存在肚內。那知他們在我肚腹內到處鋪張。將我身上弄得透亮。那幾天不是被人看見。就將我的屍棺挖開了，所以我全身却露出來了！」

粗短圓的東西說：「你真不是東西。你的罪惡。造得太多。在生前不知道搜括了多少財財。你還說我粗短圓不好看」。說時通。那時就將那粗短圓的東西。跳得來撲他。

「我印頭撞了。我怕印撞了！」

(完)

出版介紹

綠光世界語月刊第二卷第三號

(第八期)

目次

誰人需要世界語。

桃花源記「世界語漢文對照」。

空山靈雨「世界語譯」

中國語彙集「世界語漢文對照」

世界語新讀本「詳細譯注」

接頭語接尾語詳解

最近消息

質疑解答

新書月旦

綠光社

小 通 信

每期連郵費六分郵票通用發行處：上海法界敏體尼路哈雙十醫院

揭樂：函悉，原版書清單，收到否？速匯銀來取，勞動歌已排入我的課單內了。

李卓：「工餘」務接續寄，勿間斷，錢如完，示知即補奉。

酒脫：可將「羈樂地」速寄來

香魂：像片已收，勿念。

陵星：可將「互助」一期二期各寄數十册來。

李卓：我已返汴了。如來信請仍寄太原商校。

國成 波實會譯 陳兆英

國成

國成

記者

國成

國成

學匯編輯部

總譯